

收获的是欢乐

2021年春，经一位师哥引荐，我加入了牟平区文化馆合唱团，和全体队员一道，在满足爱好中收获欢乐。

虽然我加入合唱团已是第五个年头，但相比之下，我还是这支队伍里资历较浅、学龄较短、演唱水平较差的新学员。这个合唱团组建于2009年9月，是区文化馆牵头组建的一个纯公益性、松散型文艺团体，实行的也是松散型管理，进出自由。据说合唱团刚组建时还不到10个人，转眼间16年过去，随着时光的流逝、美誉的扩散，慕名加入的人越来越多，队伍不断扩大，现有在册队员80多人，清一色是退休的老同志。开头提到的那位引荐我加入合唱团的“师哥”，就比年近古稀的我年长17岁。虽然队员之间年龄差异大，但气氛融洽。大家志趣相投，坐到一起总是热情洋溢、欢声笑语，天南地北的总有聊不完的家庭、国事、天下事。从那一张张绽放笑容的脸上可以看出，学院之间传递和收获的不仅是友谊，更是发自心底的欢乐。

给我们授课的王老师是我们队伍里的核心人物。她不但教我们用科学的方法歌唱，还兼任指挥和钢琴伴奏；她不但有过硬的专业技能，更有热情开朗、平易近人的性格。在16年的岁月里，在酸甜苦辣的磨砺中，她与学员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

加入合唱团时，约有半数以上的同志连简谱都不识，更不用说准确地把握音准、节奏和用科学方法发声了。牟平人说话口音重，老年人的普通话基础更差，分不清z.c.s和zh.ch.sh.r的区别。这就给王老师增加了不少难度。每当有学员发音不标准时，被戏称为“扫盲班老师”的王老师，便不厌其烦地在黑板上标注拼音字母，并教大家正确朗读。为了更直观形象地教大家字正腔圆地发声，王老师还自费200多元购买了彩色人体头骨模型作教具。课堂上，王老师一边作示范，一边在头骨模型上比画，指点发声位置。

王老师还是一位幽默风趣的人。她点评大家的演唱情况时，谚语、歇后语、信手拈来，出口成章。当部分学员演唱出现偏差、几经纠正仍不见效时，她会用一些贴切的比喻使大家理解。实在急眼了，她故弄玄虚叹气地劝自己别生气：“都是些老牛筋——蒸不熟煮不烂。”当学员被逗得哈哈笑时，她又会即时来一句：“粪堆上开花——臭美。”语言虽然略显不雅，却引来哄堂大笑——正是其乐融融，乐在其中。每次下课时，学员们总是流露出余兴未尽、恋恋不舍的神态。

合唱团每周三上午上课，每个队员都期盼着这一天。有时遇到刮风下雨等恶劣天气，老师会临时调整排练时间，并在微信群里告知大家。记得去年7月中旬的一天，早晨6点多下起了雷阵雨。当时合唱团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参加山东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5周年烟台市展演排练，王老师既着急，又担心大家出行不便，纠结中便在微信群里征求大家意见。师哥随即在群里回复了一段顺口溜：“虽然今逢阴雨天，风雨无阻去排练。兄弟姊妹齐努力，迎来春色换人间。”（当时正在为排练京剧《智取威虎山》里的《迎来春色换人间》唱段）在师哥的感召下，全体学员纷纷响应，都按时到达了教室。

80岁高龄的杜老哥不仅热爱唱歌，还是烟台市书法家协会会员。他忙里偷闲，每次都要骑着三轮摩托车往返十几里来唱歌，风雨无阻。他曾用一句朴实的牟平话说：“就是喜睬（喜欢）这帮人儿，喜睬这个氛围。”老哥的话也道出了全体合唱队员的共同心声。

十几年来，我们这个合唱团学唱了近百首歌曲，演唱水平也逐年提高，先后几十次参加过省、市、区、镇街的歌咏比赛，每次都斩获奖项，还多次参演全区组织的重大活动。虽然都是些老同志，但舞台上“老爷们儿”虎背熊腰，个个像赳赳壮汉，歌声慷慨激昂；“老娘们儿”黛眉丹唇，个个像窈窕淑女，唱腔委婉动听。合唱团用嘹亮的歌声、动人的旋律讴歌祖国、讴歌党，颂扬新时代、新征程。

在纪念抗战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期间，我们合唱团多场次演唱由牟平籍作家原创的歌曲《英雄故里美名扬》，颂扬侦察英雄杨子荣的故乡嵎峡河村，让更多人了解了新时代英雄故里的美丽、和谐、富足、安宁。今年8月27日上午，我们合唱团还来到嵎峡河村，倾情演唱了这首歌曲，为乡亲们送去了对我们英雄杨子荣的敬仰和缅怀，送去了对新农村的赞美和期望，我们也收获了满满的幸福和快乐。

说起宋代女词人李清照，我们都不陌生。只是多數人对她的了解，仅限于少女“倚门回首，却把青梅嗅”的娇羞、夫妻“赌书泼茶”的欢娱，以及赵明诚去世后她的“凄凄惨惨戚戚”。于是，央视的《宗师列传·大宋词人传·李清照》近日一经播出，许多观众不免唏嘘：“原来李清照也曾是家暴受害者！”

是的，李清照曾经遭受过家暴，但家暴的实施者不是赵明诚，而是她的第二任丈夫张汝舟。这事还得从赵明诚的病逝说起。

“靖康之变”后，赵宋王朝于1127年南迁。南宋建炎三年（1129年）二月，面对金兵压境，镇守江宁的赵明诚置城中百姓的安危于不顾，放弃职守，一天夜里用一条绳子缒城而下，携两个下属逃走了。李清照的诗《夏日绝句》家喻户晓：“生当作人杰，死亦为鬼雄。至今思项羽，不肯过江东。”有研究者认为，这是“悔教夫婿觅封侯”的李清照，愤怒于丈夫的贪生怕死，对其失职行径的谴责。事后，赵明诚遭到罢免，但不久又被起用的他，当年八月病逝于赴建康见宋高宗的途中。

赵明诚生前酷爱金石收藏，他在奔赴建康前，嘱咐李清照：“必不得已，先弃辎重，次衣被，次书册卷轴，次古器。独所谓宗器者，可自负抱，与身俱存亡，勿忘也！”（李清照《金石录后序》）。赵明诚去世后，李清照在战乱中四处奔波，尽管她风餐露宿，尽力保护丈夫的毕生心血，可15车金石、古籍、字画等文物，一路上还是散失大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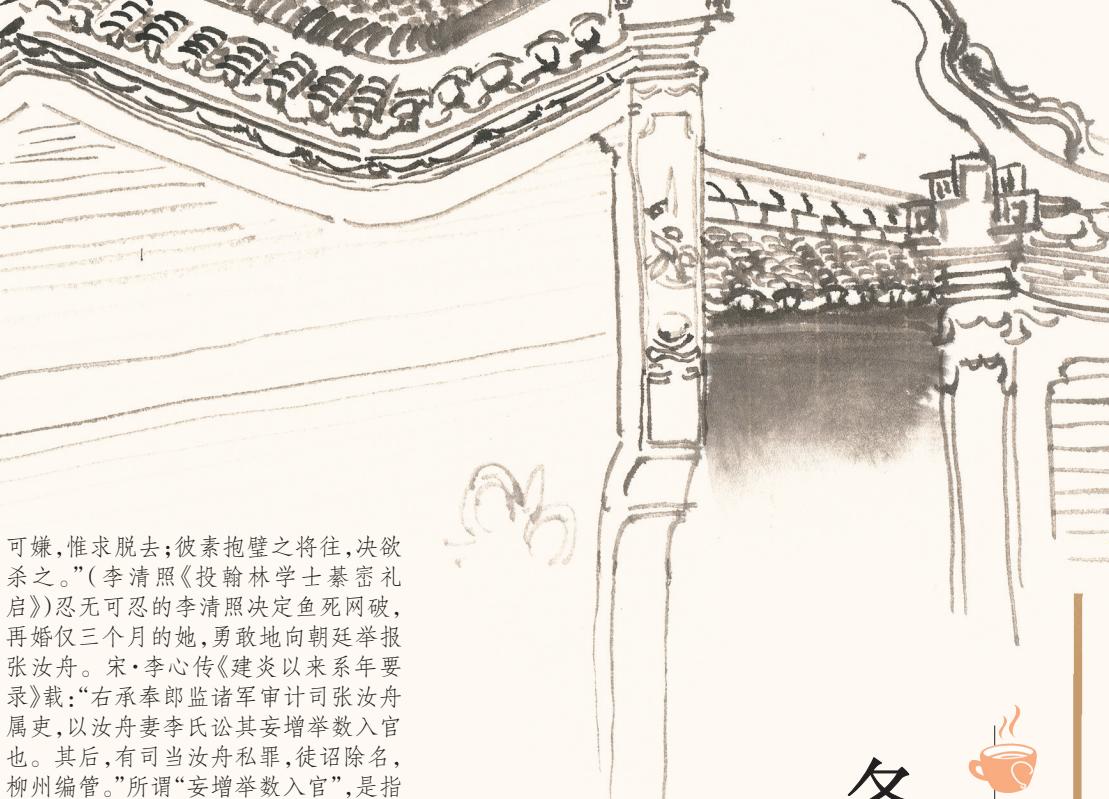
有一首今人耳熟能详的《武陵春》：“风住尘香花已尽，日晚倦梳头。物是人非事事休，欲语泪先流。闻说双溪春尚好，也拟泛轻舟。只恐双溪舴艋舟，载不动、许多愁。”这是李清照逃到金华时所作。听说金华的双溪景色优美，可贫病交加的她，哪里还有游玩的兴致？

绍兴二年（1132年）春，李清照辗转到达临安（今杭州），投靠随驾南逃的弟弟李远。在那里，她遇到了早年曾在军中做过小吏的张汝舟。

宋徽宗崇宁二年（1103年），张汝舟中进士，绍兴元年（1131年）官右承务郎、监诸军审计司属吏等。他先是对待李清照百般呵护，后又向她求婚。在李清照所处的时代，虽然有理学大师程颐“饿死事极小，失节事极大”的言论，但社会对寡妇再嫁，总体上仍较宽容。为了保护好仅剩的皮囊，李清照于绍兴二年（1132年）再嫁张汝舟。不想，她所托非人，因为张汝舟并不是喜欢她的文采，而是觊觎她的文物。

只是想通过婚姻骗取文物的张汝舟，婚后立即变脸，“遂肆侵凌，日加殴击”，不断地对李清照施以家暴。

“忍以桑榆之晚节，配兹驵侩之下才。身既怀臭之



是的，李清照曾遭家暴

可嫌，惟求脱去；彼素抱璧之将往，决欲杀之。”（李清照《投翰林学士綦密礼启》）忍无可忍的李清照决定鱼死网破，再婚仅三个月的她，勇敢地向朝廷举报张汝舟。宋·李心传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载：“右承奉郎监诸军审计司张汝舟属吏，以汝舟妻李氏讼其妾增举数入官也。其后，有司当汝舟私罪，徒诏除名，柳州编管。”所谓“妾增举数入官”，是指宋代规定举子参加科考到一定次数、取得一定资格后，可以直接授官，张汝舟靠虚报科考次数取得官职，这是欺君重罪。

按照《宋刑统》规定，妻告夫，即使证据属实，可以判离婚，女子也须服刑两年。“身不得，男儿列；心却比，男儿烈。”（秋瑾《满江红·小住京华》）性格刚烈的李清照宁愿入狱，也不愿苟且；宁愿忍受世俗的羞辱，也不在错误的婚姻中饮泣。最终，李清照离婚成功，张汝舟被除名夺官，发配柳州编管，李清照被收监关押。

幸运的是，翰林学士綦密礼出手相助，使得李清照九天后获释。出狱后，她特意作《投翰林学士綦密礼启》，向綦密礼表达感激之情。在这封信的最后，李清照写下了对安静晚景的期盼：“誓当布衣蔬食，温故知新。再见江山，依旧一瓶一钵；重归畎亩，更须三沐三薰。”

“寻寻觅觅，冷冷清清，凄凄惨惨戚戚。乍暖还寒时候，最难将息。三杯两盏淡酒，怎敌他、晚来风急？雁过也，正伤心，却是旧时相识。满地黄花堆积。憔悴损，如今有谁堪摘？守着窗儿，独自怎生得黑？梧桐更兼细雨，到黄昏、点点滴滴。这次第，怎一个愁字了得！”（李清照《声声慢》）晚景中的李清照，亡国之恨、丧夫之哀、孀居之苦凝集心头，无法排遣。公元1155年，一代词宗李清照，怀着无法回归故土的失望，带着对逝去亲人的思念，孤苦辞世，享年73岁。

光阴故事

老屋情深

□柳志明

搬到城里，住进宽敞明亮的楼房已将近二十年了。然而，我心中始终留着一方天地，那便是我故乡的老屋。它就像身上的一块胎记，深深烙印在心底；时光的河流冲不淡对它的牵挂，反而让它如陈年老酒，岁月愈久，回味愈浓。

说起我家的老屋，实在是有些年岁了。我今年七十八，它比我的年纪还大。刚进城那会儿，有人劝我把老家的房子处理掉，免得牵挂两头。再说房子年代久了，万一哪天塌了，也是麻烦。听他们说得在理，老屋也确实成了我的一块心病——尤其是连绵雨天，总担心它会不会出现问题。好在钥匙托付给了一个学生，他是瓦工，每次雨后都会替我查看，报个平安，我悬着的心才落下来。有点小毛病，他也顺手修了。他曾建议把小瓦换成大瓦，说那样更牢靠。可我这人倔，死活不同意。心里总觉得，这是父母留下的唯一遗产，能保持原样就多保持几年吧。真等到它撑不住的那天，再想办法也不迟，我绝不会让它轻易倒塌。

这份对老屋的感情，不知是与生俱来，还是岁月沉淀所致。总之，无论它多么破旧，我从未嫌弃过——因为这里是生我养我的土地，是我扎根的地方。每次回家，远远望见那鱼鳞般密布的小瓦和耸立的烟囱，亲切之情便油然而生。走进屋里，尽管久无人居，隐隐有股霉味，却莫名地让人觉得安稳。住在这里，有一种别处寻不到的温馨与踏实。这座老屋承载着一家人的悲欢离合、喜怒哀乐，它绝不是一件过时的旧衣裳，说丢就丢。它是我心中屹立不倒的根。

老屋不仅是我成长的摇篮，也是父亲教育我们的课堂。父母从小对我们的教诲，至今刻骨铭心。他们最重视两方面：一是经济，二是作风。父亲常说：“钱是

个好东西，但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不管到什么地步，良心不能丢。一味贪财，钱会咬死人。”他不仅是这么说的，也是这么做的。1971年我高中毕业，担任生产队长兼现金会计。有一次邻居来借钱，家里一时凑不够，我说先从队里借点儿，父亲坚决不许，硬是让我跑去别家借来给他。至于生活作风，父亲更是严厉：“谁在这上面出问题，一辈子抬不起头。”他年轻时在公社工业部负责棒槌花边工艺，整天和妇女打交道。母亲后来告诉我，父亲从未有过半点不检点。在他的言传身教下，我们姊妹五人，从未在这两方面犯过错。

我也永远忘不了“文革”期间那段人妖颠倒、是非混淆的岁月。父亲因解放前经商，与地方上有钱有势的人有过交往，被关进“清理阶级队伍”学习班。但他为人清白，实在揪不出问题，最后只扣了顶“历史不清”的帽子。这顶不大不小的帽子，却为我追求理想的道路上蒙上了一层阴影。我成绩虽好，也只能勉强当上一名民办教师。熬过严冬的羊羔，最珍惜阳光；走过崎岖山路的人，更懂得平坦的可贵。在民办教师的岗位上，我兢兢业业，凭着对得起良心、对得起孩子的信念，以全心付出的精神努力耕耘，最终成为教师队伍里的优秀一员。1983年6月，我被评为烟台市首届优秀教师，第二年转为公办教师。就是在这座老屋里，我完成了人生的蜕变，迎来了事业的转机。

如今我离开了，老屋也变得冷清。屋里再无欢声笑语，只有一把铁锁终日为伴；院中少有人迹，野草肆意生长。但我心底始终回响着一个声音：老屋再老，我也不抛弃你。你是我人生的起点，也是我精神的依托。只要你在，我的牵挂就在；只要我一息尚存，就不会将你忘记——因为你，永远是我心中屹立的一座丰碑。

冬至一锅百褶香
四点多，天就灰了脸。屋里暖气足，窗玻璃蒙着白蒙蒙的水汽。厨房传来母亲的声音：“面醒好了，都来搭把手。”我听着，知道家里那场一年一度的小小演习，又要开始了。

桌面上铺开塑料布，白晃晃一片。母亲端出馅盆，白菜猪肉的香气立刻飘满屋子。她那根擀面杖油亮亮的，在手里转得飞快。面皮一张张飞出来，圆圆的，中间厚边上薄。只见她捏皮、填馅、对折，两个手指头一挤，一个鼓肚的元宝饺子就成了型，稳稳坐在案板上。“就得是这个样儿，”她说，“老辈人传下的，看着规矩。”我点点头，心里安稳。这是家的底色，几十年没变过。

妻子洗了手挨着母亲坐下，拿起一张皮。但是她的手法不一样。馅抹得匀匀的，对折后并不忙着捏边，而是从一头开始，左边掐个褶，右边也掐个褶，手指头灵巧地动着，像在给饺子编小辫。最后出来的饺子，长溜溜的，一圈细褶子，真有点像麦穗。“网上学来的，好看不？”她笑着问。母亲抬眼看看，没说话，只是手里的擀面杖滚得更快了些。我在旁边看着，觉得屋里的空气好像忽然有点稠。新的来了，旧的还守着阵地呢。

正想着，儿子举着两只小花手跑过来。“我也要包！”妻子给了他一张皮。他舀了满满一勺馅，对折后一顿乱捏，弄出来个面疙瘩，这边鼓个包，那边咧个口，活像个打了败仗的士兵。他高高举着：“我的火箭饺！”大家都笑了。母亲也笑，摇摇头。妻子用手指轻轻刮他的鼻子尖，留下一道白印子。这自由派的作品，横冲直撞地，把刚才那点看不见的紧张给冲散了。

三种饺子在案板上排开阵势。元宝饺方方正正，麦穗饺清秀，那几个“火箭”张牙舞爪。下锅的时候，母亲看着混在一起的饺子，嘴唇动了动，到底没开口。妻子拿起漏勺，说：“妈，水开了，我来下吧。”一个个饺子跳进滚水，白的皮，绿的菜边，在锅里翻腾着，转着圈。起初还能分出谁是谁，煮着煮着，就你挨着我、我挤着你，不分彼此了。热气一蓬蓬冒上来，眼镜片都模糊了。这口大锅，此刻最公道。

饺子出锅，白胖胖一大盘。母亲先夹了个周正的元宝，放进孙子碗里：“吃这个，团圆饭。”妻子眼睛快，找个麦穗饺夹给母亲：“妈，您尝尝这个，皮薄。”我呢，拣那些破了肚皮的，还有儿子的杰作，放进自己碗里，笑着说：“这些最好，汤汁都熬进去了。”儿子咬了一口“火箭”饺子，嘴巴油亮亮地喊：“爸爸，我的饺子香！”满桌人都笑起来。方才捏饺子时的那些小小的坚持、下锅前的那点儿微妙，都在这一夹一让之间，悄悄化了。

热饺子下肚，身上暖了，话也多了。母亲说起她小时候过冬至，妻子聊起南方北方的饺子馅儿，儿子嚷嚷着他的火箭要飞去哪里。我听着，忽然想起林语堂先生的话。他说人生最幸福的，是睡在自家的床上，吃父母做的饭菜。其实何止如此呢？最幸福的，是能在一张桌上，容得下元宝的方正、麦穗的灵巧还有孩子手里的那个四不像的快乐。

家的味道，大概就是这样了。不必都一样，不必都听话，但在同一个屋檐下，同一口锅里，你知道总有个位置是给你的。冬至大如年，年的意思，或许就是让我们练习怎么在不一样的冬天里，找到一样的暖和。

心灵微品

□朱明坤

街谈物语

昨夜，一场飞雪悄然落满郊野。晨起推窗，便撞见一轮澄澈晓日，正暖暖地悬在天边。

□刘兴华

雪后天晴休闲行记

雪后的寒郊，还浸着清冽的凉意。日光拂过残雪，水汽悠悠漫起，化作一缕缕轻薄的雾烟，在草木间悠悠流淌。极目远眺，远处的山峦褪去了平日的嶙峋，被这层素纱似的薄雾轻轻裹住，只隐约透出黛色轮廓，添了几分含蓄的韵致。

步慢行，薄雪渐渐消融。雾烟越来越浓，天地一片朦胧。恍惚间，竟不知身置何处，只觉脚下的路似是通向云端。踩着轻烟，自己仿佛步入仙境。这澄澈的晨光，这雪后晴景，原是一场不期而遇的悠然相逢。

归来，阳光穿窗而入，落在案头的青瓷盏上，漾起一圈暖融的光晕。檐角的残雪还在簌簌消融，水珠坠落在阶前的青石上，叮咚作响，倒像是天然的琴音。

忽闻邻家稚子的笑闹声，隔着薄雾飘来，清脆得像碎玉。抬眼望去，天边正浮着几缕闲云，慢悠悠地舒展着。这般晴好的冬日，不必寻芳，不必访友，只守着一扇晴窗、一卷诗书，便已是人间清欢。